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二十七回 年大將軍誤走瀚海 癩頭和尚指引迷途

話說年大將軍與軍師張仁謀、奮威將軍岳鍾琪商議道：「適才軍師所言暗渡瀚海之法，此計甚妙。」岳公心中不信，便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恐難渡，反為不美。」大將軍道：「兄弟休得如此說法，諺云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從前都司裕周用鄧艾陽平之計成了大功，今日暗渡瀚海也是此意。若畏難不進，在此地久持，甚屬非計。依我主意，定用軍師之計為高。」岳將軍道：「將軍既要如此，我何敢不依從。但事實萬全，方為上策。據吾所見，不必全軍暗渡，暫留一半在此，俟過了瀚海，掃平瀚海西邊金川營之後，其餘一半官兵再行渡過。倘有疏虞，尚可補救，未知將軍意下何如？」大將軍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當下商議已定。過了兩天，大將軍看了地圖，就在薩哈克東北百餘里相近之瀚海渡過去。照地圖算來，那處沙漠約有八十餘里，快則一日能過，遲亦不到兩日。年大將軍叫提督陳國亮、總兵瞿德明，副將徐元棡三人帶兵先行，自己卻與張仁謀、南國泰在後陸續進發，留下提督陸景雲、參將福興、游擊何長慶與岳將軍等，仍舊駐薩哈克地方。官兵渡瀚海之處，好在離俄羅斯的營盤甚遠，並無一人知覺。是日天氣晴朗，況且夏末秋初天氣，不甚炎熱，官兵人人得意，說是天助官兵進得瀚海。走了半日，平安無事，年大將軍道：「照此天氣，再走了半日，便可渡過瀚海了。可笑岳將軍瞻前顧後，膽子太小，不然失此機會，何日能退俄兵呢？」

話猶未了，忽然間一陣怪風瞥面而起，吹得昏天黑地，日色無光，那黃沙竟卷上半天，吹過後，但見人馬都被風吹得目蔽口凝，口都張不開。怪風定後，四方一看，一時景色頓覺與來時大不相同，東西南北都分辨不出，官兵叫苦不絕。大將軍忙叫南國泰打開指南針，辨定方向，再作行止。南國泰打開指南針一看，即刻面無人色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吾們遇著罡風了。」

大將軍道：「什麼叫罡風，你何以得知？」國泰道：「罡風即是炭氣，人馬遇著，如三日之內不能避開，即要喪命。其餘動植物遇著罡風，便成無用之物。現這指南針不能動彈，連東南西北都分辨不出，所以知道是遇著罡風了。如何是好呢？」說話方畢，又一陣風吹過，比前一陣風更加利害。官兵俱低頭閉眼，遮口擤鼻躲避。此風過後一看，各處地方又變成另外一番景象。來時見海中無高山在此，忽然一座山豎在當前。大將軍膽雖極大，到此時候也不能不驚。張仁謀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各由天命，不如吩咐軍兵暫行駐紮，張起篷帳，猶幸身帶乾糧可以充飢，俟風靜再作道理。」大將軍即傳令紮營，剛剛營盤紮好，又是一陣狂風吹過，前面高山忽然不見，後面又長起四座大山。眾人莫不詫異，不知什麼鬼怪。那知瀚海之中風力甚猛，把沙吹起，聚時平地即變成高山，沙散時高山又化為平地。官兵不曾經過，所以驚怕異常。當時大將軍在此瀚海中，進又不能，退又不得，弄得無法可施。況且瀚海之中並沒有水的，來時雖有預備，然卻不多，不能久住。看看到晚，那風越吹越大，火又點不著，四處昏黑，猶如到鬼門關一般。忽然間，又聽得一聲喊叫，原來兩營官兵被風吹去，連人帶馬不知吹往那裡去了。眾官兵聽此消息，個個痛哭起來。年大將軍尋思無計，只得與張仁謀、南國泰及諸將官跪在地下，禱天相救。眼巴巴望著天亮，一望四處，卻又不知什麼地方了。

其時風色略定，年大將軍又叫南國泰仍打開指南針觀看，國泰道：「凡指南針遇著罡風，針裡面的水銀是死的了，必須三日之後，其針方活，乃能察看得出方向來。」張仁謀聽見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悔不聽岳公之言，以至於此。」大家愁眉不展，坐以待斃而已。忽然間，聽見半天中一聲鶴唳，眾人驚訝起來，往上一望，只見一隻白鶴上面坐著一個人。南國泰眼力最好，往上一望，便認得此人是師父來了。便說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師伯前來搭救我們了。」那人乘著白鶴冉冉而下，年大將軍與眾人慌忙跪接。那癩頭和尚道：「你們還拘什麼禮貌，快退回去罷，再遲兩個時辰，便逃不出這大難了。」大將軍便吩咐快拔營而走。癩頭和尚道：「待我乘鶴先行，你們望著我跟來。」

說罷，依舊騎著白鶴飛上半天，慢慢而行。官兵便跟住他走，雖是退回，卻並不是來路，約走了兩個時辰，癩頭和尚仍冉冉下來，對眾將說道：「好了，脫此難了。此處雖是瀚海，卻不緊要的了。」張仁謀道：「請問瀚海罡風何以如此利害？」癩頭和尚道：「瀚海之中，罡風一起，不要說是凡人，就是神仙，也難辨出方向來的。但此罡風只起在平地百丈之內，過了百丈之外，就沒有這罡風了。所以剛才我也要騎鶴上行，就為避此罡風起見。」說話之間，聽見後面風聲甚猛，癩頭和尚指與眾人說道：「此風就是罡風，其力最大，無論人畜當著此風，定被他吹散，我叫你們快走，就為此故。大凡罡風初起，風不甚大，過了一晝夜，風力更猛。」張仁謀道：「此處也是瀚海，何以偏能無事？」癩頭和尚道：「罡風原起瀚海之中，此地乃是海邊，將近平地，風吹到此，也是無力。譬如大海風濤一樣，海中風波必大，海邊雖有風波，也屬無妨。這瀚海只有一處可以往來，就是現在金川紮營的地方，那處是瀚海最狹之處，東西不過二十餘里，但有時也有罡風的，此處土人所慣，往來有法，可以避得這風。將來大將軍過去，必須走此路，方保無虞，別處是萬不能過去的。」仁謀諾諾稱是。

說話之間，已經出了瀚海，一直望著大營前來。癩頭和尚便要辭回，大將軍再三挽留，求他暫住一兩天，不敢請商軍務，只是略敘師弟之情。癩頭和尚方才依允。來幾，到了營中，岳將軍出來迎接，問起情節，年大將軍一五一十的說了一回，且道：「悔不聽公言，致有此失。」岳公又與癩頭和尚見禮，問起師父雲穀子現在何處。癩頭和尚道：「令師上年回山之後，至今仍隱伏不出，我與他常常見面，來時曾囑寄語：將軍將來大功成後，作速急流勇退，宦海風波是最危險。」岳公道：「自當謹依師訓，但目下俄羅斯守住瀚海，難於過去，師伯有何妙策？」癩頭和尚道：「如有邪法阻撓王師，貧道自當助一臂之力；若兩軍相對，摧鋒折敵，有大將軍與將軍們既掌兵權，自有妙計，不須問及老僧了。老僧本不應再蒞塵世，因念小徒受此無妄之災，數萬官兵遭此奇厄，一時不忍，所以前來相救，其餘的事，貧道一概不知。」說罷，又要告辭。年大將軍道：「師父既不談兵事，何敢相強，但在此住一兩天，稍盡追隨函丈之誠，難道也不肯俯如所請麼？」眾將及張仁謀也來苦勸，癩頭和尚只得住下。

當夜，年大將軍置酒與師父接風。又與眾將壓驚。飲到半酣，癩頭和尚不肯多飲，要先吃飯。吃飯之間，偶然飯中有一粒糠粃，癩頭和尚順手拈出，放在桌上，大將軍看見，便問侍候的人道：「師父的飯中如何有了糠粃，那些燒飯的人如此可惡，還不快去收拾了他。」侍候的人答應一聲就出去了。眾將默然。

癩頭和尚不知是收拾些什麼，不上一刻，只見獻上鮮血淋漓三顆人頭來。營官稟道：「奉命斬燒飯不慎火軍一名，監廚校尉一名，監理酒席校尉一名。」年大將軍把頭一點，營官便把三顆人頭拿了出去號令。癩頭和尚看見大驚，心想：「這孽是我造的！但些小過失，何至於殺人三個。年廣堯雖是殺星下凡，但我屢次勸他止殺，非但不從，近來更覺尤甚，這真是作孽了。」便無意識的呆想了一回。眾人是見慣的，到不以為意。看官，你知世傳年大將軍為了一粒谷，殺了三個將，便是此事。當年大將軍便問癩頭和尚，自己終身何如？癩頭和尚道：「徒弟前程萬里，一言難盡，吾有四句偈語，你須緊記。」隨口念道：

西湖山水，絕妙風景。

朝夕之間，倍宜恭敬。

年大將軍道：「這四句偈語想是叫徒弟及早掛冠，往西湖歸隱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天機不能預洩，到時自然知道，不須預問。」談論一回，收了酒席，請了安置，各自歸寢去了。

到來朝，軍士來報導：「昨夜師父不見了。」年大將軍歎道：「吾師來無蹤去無跡，真如神龍一般，吾年廣堯若能如此，雖王侯之貴，也棄如敝屣。」正在慨歎之間，軍政司報導：「昨日瀚海之中失去馬兵一營，步兵一營，另有營帳、輜重、器械失去若干件。」年大將軍道：「人說瀚海沙漠利害，吾卻不在意，張軍師也與我同心，做那行險僥倖之事。獨岳將軍持重老成，少受一番驚恐，且不致全軍失色，真有先見之明。猶幸師父前來搭救，以致保全性命。但吾師所說也以設法敗俄為上策，所見與岳公相同，而俄羅斯如此強盛，所設炮台定然堅固，炮台上大炮定然致遠命中，這樣看來，還要一番慘淡經營了。」正是：

身世剛才離虎口，雄心又要作狼吞。

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